

母亲的扁担

周林

前些天回老家,年过八旬的母亲尽管身体不够硬朗,但依旧忙碌着。我和妻女陪父母聊天时,母亲多是担忧在外地工作生活的我的兄弟姐妹、晚辈后生,问这个情况怎么样、那个生活好不好。那一刻,我心头一酸,母亲老了,可对孩子的牵挂从未减淡。

我在家里排行老五,有大哥和三个姐姐,还有一个妹妹。那个年代,出生在农村的我,只知道干农活的父亲很少过问我们的吃穿、上学,都是靠母亲一个人的操持,包括各种家务活。

依然记得,农忙时无论多晚,干完农活后,母亲都会从菜地里带回一些菜,既给年纪尚小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吃,还要炒点花生米、拌个黄瓜,给劳作一天的父亲作下酒菜。十天半个月,能吃点带肉末的菜,就是最解馋的事了。每天我们吃完饭,她还要刷锅洗碗,再给我们几个洗好弄到床上睡觉。至于母亲什么时候才睡的,我并没有在意过。往往第二天天还没亮,我们还在睡梦中,母亲就又起床开始忙活了。灶膛里

的火苗映着她忙碌的身影,锅碗瓢盆的碰撞声,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。

母亲的手,很粗糙,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。可就是这双手,能做出最可口的饭菜,能洗出最干净的衣服,能哄我最安稳地入睡。

后来,哥哥姐姐渐渐长大,可以帮助干点农活了。但哥一直上学,母亲也舍不得使唤他。当时的农村就这样,大姐和三姐都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,小小年纪便担负起帮父母干农活的任务。

特别是割草喂牛喂猪,有十多年,我家养的牛都在三四头以上,对草的需求量特别大。以至上学的二姐、我和小妹放学后或假期里,都要跟着一起四处去割草。我还清晰记得,那时我深夜间起床,经常看到母亲和父亲正在用铡刀铡我们白天割来的一大堆草,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猪和牛吃的饲料。铡草时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,在夜里格外清晰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皖北农村刚包产到户,我们家分到近20亩地,最远的田地离家有七八里。遇到干旱时,全靠挑

河水浇地,特别是家里还种了一亩多的菜,需要每天浇灌。包括家里的用水,也都要到村里的井去挑。

当时,不仅挑井水是母亲的“专利”,就是挑水浇菜地、农田,母亲也是和父亲一样干。母亲个子不高,家里的水桶比较大,母亲挑水时,水桶几乎要蹭到地面。我看到后心都揪着,于是想端脸盆帮她分担点,但母亲都会笑着让我躲开,说我“碍事”。

母亲的扁担,是父亲根据母亲的个子“量身定制”的竹扁担,两端微微上翘,中间被磨得油光发亮,扁担两头的绳子粗而短。那扁担在母亲肩上吱呀作响,母亲的身影在晨雾里晃晃悠悠,像一幅剪影。

1999年,我军校毕业后,离到部队报到的时间很宽裕,便回家待了两天。当时正逢干旱,家里需要种玉米,我决定一人承包挑水的任务,可母亲还是要抢着去挑水,说我没有挑水经验,肩膀也吃不消。从母亲的眼里,我又看到了她多年来挑水持家的样子。

那一刻我很明白,母亲不是怕我不会干,而是舍不得我累着。后来听父亲讲,那天晚上母亲看到我肩膀上磨得通红一片时,流泪了很久。

上次回家,我不经意间在一楼杂物间瞥见放在墙角的母亲的扁担。如今,母亲年纪大了,家里早用上了自来水,农田也包给别人种了,但母亲的这根扁担,一直都保留着。它静静地躺在墙角,竹纹里浸着经年的汗渍,温润的中段藏着母亲的温度。它粗糙的触感,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年的艰辛与坚韧。我伸手摸了摸,指尖传来熟悉的岁月。

母亲的扁担,挑过的何止是水、柴、粪肥,也挑过我们兄妹几个的学费和生活。扁担无言,却道尽人生;母亲无声,却教会我坚韧。母亲的扁担,挑过多少日子的艰辛,也挑过多少岁月的温情。它压弯母亲的腰,却压不垮她的脊梁。

如今,每当生活遇到挫折,我总会想起那根扁担,想起母亲挑水时的身影。它在时刻提醒我:人这一辈子,扁担挑的是生活,肩膀扛的是责任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吕思抢先一步到达,见八丈哥擒住白鹤门狗堂堂主王黎明的手臂,当即大声喝道:“住手!”

八丈哥突地抬脚踢在王黎明的腿弯处,接着双手向怀中猛地一拉,将王黎明摔得仰躺在地,然后飞快地从怀中掏出匕首抵在王黎明的脖颈处,厉声叫道:“来呀,想让他死就来吧!”

秦苏蓝与林氏姊妹以及鼠、马、羊、猴、鸡五堂堂主先后赶到。秦苏蓝威胁道:“你若敢伤他性命,我必将你碎尸万段!”

八丈哥向秦苏蓝道:“月圣也太瞧得起我八丈哥了,就凭我这副老骨头也凑不齐万段。”

秦苏蓝怒道:“你想怎样?”

八丈哥嘿嘿干笑道:“恨只恨代帮主太过轻敌,他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倾巢而出。你举全门之力斗我一人,我不服。”

秦苏蓝冷声道:“兵者诡道也,说了你也不懂。你放了王堂主,我可保你不死。”

八丈哥厉声道:“我八丈哥纵是死,也要死在敌人手中,岂能为了苟活而屈膝于他人?”

八丈哥虽生得短小,但是气魄却远胜于丈八男子,众人不由得自心底对他产生三分敬意。

吕思突地哈哈大笑起来,八丈哥怒道:“你为何发笑?”

吕思冷声道:“我笑你不过是一个能言的小儿,否则为何要将王堂主擒作人质?”

“你!我杀了你!”八丈哥纪威猛一脚踢开王黎明叫道,“受死吧。”他存心要与吕思同归于尽,因此催动全身内力,使出绝学寸草遍野向吕思扑

去。众人只见空中遍布匕首,且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万丈光芒,映得众人睁不开眼睛。秦苏蓝心中惊道:“八丈哥此招威猛至极,他是存心要与吕思同归于尽。”

正在众人替吕思担心时,突见吕思身体旋转,使出星月神功之流星逐月向空中拍去,刹那间空中一片黑暗,跟着便是一声惨呼。众人再定睛看时,只见吕思长身玉立面色冷峻,一阵狂风吹起他的衣裳,更显得飘然若仙。反观八丈哥纪威猛,俯卧在地上,口中鲜血狂喷不止,胸前的衣衫已被鲜血染成了黑红色。

“一招,只是一招,北斗帮的长年纪威猛居然连吕思一招都接不住!”众人惊叹之余都将眼光瞧向吕思,这些眼神中有羡慕有嫉妒,还有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

八丈哥纪威猛挣扎了数次终于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,他“哇”的一声又喷出一口鲜血,声音低沉道:“我不服气,再来。”一句话说完,突地仰躺在地,身体抽搐了几下,便已死去。

“‘杀破星’‘破军星’‘八丈哥’这些绰号他都当得起。”吕思向秦苏蓝道,“请秦掌门命人将他厚葬了吧。”

秦苏蓝也颇有感触道:“此人先天残疾,但是从未向命运屈服过,他一生都在努力,最终成为北斗帮七大长老之一,此人着实令人钦佩。”随后吩咐门众将八丈哥厚葬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爱的供养

李安妮

周末下午,我驱车回村。正值秋意浓,乡村景如画,车窗外墨绿与金黄交织的色彩,将喧嚣的都市抛在身后。

秋阳斜照,邻家路边矮矮的木栅栏上,缠绕着密密匝匝的藤蔓。我放慢车速凝神细看——淡黄与翠绿交织的藤蔓深处,竟沉甸甸地吊着3个10多斤重的冬瓜。它们悬在半空,全凭那根细弱却韧性十足的藤蔓紧紧系着,默默汲取着母体的养分。

那一幕瞬间击中了我的内心。我仿佛看见了一位沉默而坚韧的母亲,正倾尽全身的血肉与精力,无声地供养着自己的孩子。那一幕让我想到我的母亲,她抚养我们三兄妹长大。

原来世间万物,竟都是这样被爱供养着、滋养着。这样一想,不仅是草木如此,天地间的灵禽飞鸟亦是如此。

每年深秋,大雁南飞。在漫长而凶险的迁徙途中,若有幼鸟或老鸟体力不支,雁群绝不会扬长而去。领头的大雁会放慢翅膀振动的频率,用翅膀形成的微弱气流托举着弱者。甚至会有健壮的成年雁主动飞在最外侧,为身后的雏鸟挡去凛冽的寒风与暴雨。那是一种融入血脉的家族庇护,用羽翼铺就了一条生命延续的坦途。

再看广袤深邃的大海,海豚的爱则带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张力。

海洋生物学家曾记录下这样一幕:当小海豚不幸夭折,海豚妈妈并不会立即离去。它会用头部和吻部一次次将幼崽尸体顶出水面,试图让它呼吸,哪怕自己的身躯被浪涛拍打得遍体鳞伤,它也会坚持数天不肯放弃。平时,雌海豚哺育幼崽时,耗费巨大体力把体内积蓄的能量化作富含营养的乳汁。蔚蓝的深海里,流淌着的不仅是海水,更有无私而浩瀚的母爱供养。

放眼大自然,万物的繁衍生息,无一不在演绎着这场爱的供养。

企鹅爸爸在零下几十度的南极极夜里,用双脚垫起蛋卵,用腹部的皮褶紧紧覆着,在凜冽暴风雪中站立数月不吃不喝,只为孵化生命;就连地底下的蝉,也在黑暗中默默蛰伏数年,只为在阳光下歌唱一个夏天,而母蝉在产卵后,很快就会静静死去,将生命最后的温热处理作后代萌发的力量。

这般万物相融、爱意绵长的情致,千百年前便被古人写入了诗文典籍。

白居易曾动情地劝诫世人:“劝君莫打枝头鸟,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那是对鸟类母爱本能的体恤与尊重;龚自珍落寞时,写下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将草木落花对新生的供养,升华为一种至死不渝的奉献与大爱;而《孟子》所言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更是将这种源于自然的本能之爱,提炼为人类社会绵延千年的文明基石与道德情怀。

其实,最大的供养者,莫过于脚下这片大地。它敞开胸怀,奉献出甘甜的泉水与肥沃的土壤,滋养着万物的抽芽、吐绿、结果与轮回。就像那冬瓜,纤细的藤蔓就把泥土里的温情与力量,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新生的生命。

人间种种,莫不如此。世间所有的生命,从出生那一刻起,都在被某种力量深深地爱着、滋养着。无论是父母无怨无悔的付出,还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馈赠,这种“供养”从不需要高声喧哗,它总是深沉、静默,却有着震撼人心的磅礴力量。

夕阳西下,余晖洒满大地。只要这世间还有爱的供养,生命的歌谣就永远不会停歇,万物便会在岁月深处,花开不绝,生生不息。